

# 二十世纪 西方美学主潮



牛宏宝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 二十世纪西方美学主潮

牛宏宝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西方美学主潮/牛宏宝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ISBN 7-216-01876-1

I. \*

II. 牛…

III. 美学史—西方国家—现代

IV. B83—09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8.5 印张 4 插页 464 千字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740

定价:20.00 元

# 目 录

概述 走向美的否定：丑和荒诞的产生与发展.....	1
导语 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发展的历史起点 .....	24
一．形而上学的极端化和崩溃	
二．崇高向丑的过渡	
三．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对立发展	
四．印象派和塞尚、后印象派的启示	
 第一部分 现代主义美学（上）	
“非理性主体的霸道和丑的产生 .....	53
 第一章：移情与抽象的变奏： .....	59
第一节：审美的移情说	
第二节：沃林格：抽象取代移情	
一、作为艺术本体的绝对艺术意志	
二、移情冲动	
三、抽象冲动	
 第二章 精神分析美学 .....	85
第一节 弗洛伊德：罪恶的快感	

一、里比多 (Libido) 及其快乐原则	
二、压抑与无意识	
三、升华与幻想	
四、“弗洛伊德式的口误”	
五、罪恶的快感	
<b>第二节 荣格：集体无意识的表现</b>	
一、集体无意识及其原型	
二、“浮士德创造歌德”	
三、“幻觉的”对“感伤的诗”的超越	
<b>第三章 直觉作为审美的独立的内在原则</b>	124
<b>第一节 柏格森：生命的时间形式</b>	
一、“绵延”与自由生命	
二、直觉或对绝对的领悟	
<b>第二节 直觉作为理性的反题</b>	
一、直觉即表现	
二、克罗齐对康德的超越	
<b>第三节 对克罗齐的补充和修正</b>	
一、卡里特论丑和滑稽	
二、科林伍德	
<b>第四章 客体的毁灭</b>	164
<b>第一节 表现与客体的瓦解</b>	
<b>第二节 审美的时间形式对空间形式的破除</b>	
<b>第三节 无对象世界的审美与丑</b>	
<b>第二部分 现代主义美学（下）</b>	
<b>艺术的独立自足性和艺术走向抽象</b>	
.....	191

第五章 形式作为艺术的本体.....	200
第一节 贝尔：“有意味的形式”	
一、“有意味的形式”与“抽象冲动”	
二、形式的创造、简化与构图	
第二节 新批评：文本与反叛的形式	
一、文本的美学	
二、形式的反叛	
第三节 艺术作为完形形式	
一、艺术的纯粹性——完形形式	
二、视知觉中的形式意志	
第六章 符号形式.....	235
第一节 卡西尔：符号、神话和艺术	
一、“符号”是解释世界的“形式”	
二、神 话	
三、艺术作为符号形式	
第二节 情感符号形式的创造	
一、艺术创造了什么？	
二、生命形式	
第七章 二十世纪艺术中的抽象.....	263
第一节 “一切艺术都是抽象的”	
第二节 具象的抽象	
第三节 非具象的抽象	
第四节 结论：对丑的再讨论	
第三部分 主体性的危机和荒诞的产生 .....	293

**第八章 美与存在** ..... 303

**第一节 美开启了存在者的存在**

- 一、此在与存在
- 二、存在者的真理将自身嵌入作品
- 三、“人诗意地栖居”

**第二节 悲剧的超越**

- 一、人与绝对者
- 二、悲剧的超越

**第三节 萨特：美作为自由的幻象**

- 一、“有”“无”之辩
- 二、审美对象是一种非现实
- 三、结语：引入荒诞

**第九章 转向美的非确定性** ..... 380

**第一节 现象学美学：美的中介化**

- 一、现象学与审美经验
- 二、审美对象和审美知觉的循环
- 三、美的中介化

**第二节 解读者对创造者的僭越**

- 一、阐释学与审美经验
- 二、“游戏”作为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
- 三、审美经验的真理性
- 四、对美的普遍有效性的破除
- 五、对作者主体的放逐

**第十章 批判的美学** ..... 426

**第一节 马尔库塞：作为解放的美学**

- 一、批判理论与艺术的“大拒绝”

二、艺术的否定性在于它的形式	
三、“新感性”和“反升华”	
<b>第二节 否定的美学</b>	
一、无调哲学	
二、否定的美学	
三、“反艺术”：对现代主义的肯定	
<b>第十一章 主体性的衰落与荒诞</b>	456
<b>第一节 主体性的衰落</b>	
<b>第二节 二十世纪西方艺术中的荒诞</b>	
<b>第四部分 后现代主义美学和荒诞的发展</b>	477
<b>第十二章 语言囚笼中的美学</b>	485
<b>第一节 分析美学：对美的取消</b>	
一、分析美学的分析方法	
二、语言分析哲学的消解性质与美的取消	
<b>第二节 对语言的崇拜：结构主义</b>	
一、结构主义美学与现代语言学	
二、布拉格学派和雅各布森	
三、巴黎学派：结构主义叙述学	
四、巴特：崇拜与反抗	
<b>第十三章 消解策略和后现代状况</b>	527
<b>第一节 解构主义</b>	
一、解构的起点——“差异至上”论	
二、消解哲学：“去中心”和“在场”与“不在场”的游戏	
三、解构的美学	

## 第二节 后现代状况

一、后现代状况

二、后现代主义诗学特征

三、后现代主义的荒诞

## 概 述

# 走向美的否定：丑和荒诞的产生与发展

美永远是和人相关的，因此，美学中主体的状况、主客体的关系及其性质都是美学中的核心问题。但在不同时期的美学现象中，人作为主体在其中出现的状况，主客体的关系及其性质因历史的发展和人的发展，都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使不同时期的美学现象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由此来考察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的发展脉络和主要思潮滚动前行的历史轨道，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世纪的美学史，是从高扬单一的、非理性的自我主体，因而否定客体的现代主义美学，最终走向了否定主体性的原则、并使人与客体处于一种非对立的、无中心的、弥散的差异状态的后现代主义美学的历史。现代主义美学由于其高扬非理性的单一自我主体的霸主地位，同时又否定客体，使主客体关系处于断裂状态，从而使美学进入了丑的王国；而后现代主义美学对于主体的主体性的否定，同时又不能够使客体恢复有意义的地位，使主客体关系处于弥散的差异并置状态，从而使丑更向极端发展，而进入了荒诞。无论是现代主义的丑，还是后现代主义的荒诞，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实际上都走向了美的否定方面。

### 一、丑和荒诞产生的背景：走向否定的社会、人和哲学

本世纪的西方美学之走向丑和荒诞，走向美的否定，与西方

资本主义社会、人、哲学之走向否定方面有深刻的关系。十九世纪末叶以前，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资产阶级作为进步的势力，处于上升阶段。这个阶级利用新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科学技术和解放出来的生产力，从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进步和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它凭借着新的科学技术来驾驭自然力，组织社会化大生产，从而表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意志力和理性的控制力。正是通过这种意志力和理性控制力，资本主义对自然进行征服，使整个自然屈服于人的控制之下。也正是理性对自然的有效控制，使得人们对理性产生了无限的信赖，并随此而产生了对科学技术的信赖和崇拜。但是，理性与科学技术合谋，使理性变成了工具理性，这种工具理性一方面通过科学技术征服了自然，与此同时，也就把自然这个生命的本源降低为可利用的对象。自然不再作为人的家园，而是作为可以进行无限开掘和利用的利益的源泉。在这种工具理性的支配下，自然本身被肢解了。另一方面，工具理性通过对社会和人进行有效的组织，来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因为这种社会化大生产的目的是商业利益，人作为目的就同时被贬抑为可以利用的物质资源，变成了工具。这就是劳动的异化和人的异化，自然的被肢解和人的异化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十九世纪末叶的普遍现实。正是从这时开始，人和社会的发展就出现了深刻难解的悖谬：任何发展都同时意味着走向人和社会的否定方面。

二十世纪初，是资本主义的垄断时期，资本和资产阶级的意志同时出现成正比例的极度膨胀，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工具理性的依赖有增无减，对自然的肢解和对人的普遍压抑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对资源的掠夺和对世界市场的争霸，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两次世界大战，使资产阶级和资本的意志力得到了总爆发。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或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它涉及的是劳务生产而不是货物生产，它的大多数劳动力是从事白领工作而

不是体力劳动的职业，这些人中的许多人都是从事专业管理和技术工作的雇员，原来的工人阶级正在消失，工业社会的许多阶级冲突也正在消失，以地位和消费为基础的新的组合代替了以工作和生产为基础的旧的组合。人的日常生活无处不渗透着商品流通的逻辑、无处不受商品市场变动的制约。人变成了消费者，并被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产生的一次次消费潮流所左右和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更进一步与工具理性合谋，使资本主义统治全面合法化和合理化。这种合法化的统治所要求于人的只是驯服和顺从，它并且因此而允诺，只要顺从和屈服于这种合法化的统治，人就可以过好日子和幸福的生活。但是正是在这种统治的合法化中，资本主义的控制变得无孔不入，因为这种合法化的统治对人的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进行了所谓合理的安排，从而使人全面丧失了自己对自己的支配能力，变得失去了自我和本性。马尔库塞把这种社会全面控制下的人称为“单面的人”，即丧失了自身的自由和反思维度的人，一个只按合理化的方式进行生活的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合理化的普遍统治是一种合法化的专制。而海德格尔在批判技术统治时指出，“技术统治的对象化特性越来越快，愈来愈无所顾忌，越来越充满遍及大地，取代了昔日所见和习惯所为的物的世界的内容。它不仅把一切物设定为在生产过程中可制造的东西，而且它通过市场把生产的产品送发出来。在自我决断的制造中，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都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可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这个市场不仅作为世界市场而遍及整个大地，而且也作为意志的意志在存在的本性中进行交易，并因此将所有的存在物带入一种计算的交易中。”<sup>①</sup>这就是西方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的异化的普遍现实。

---

<sup>①</sup> 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1 年第 1 版，第 104 页。

与这种社会异化和人的异化的普遍现实相对应，不仅与人亲近的整个自然被肢解了，而且，真正属于人的精神家园的文化也被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和市场规律所控制和支配，成为资本主义的另外一种工业，即文化工业。正如工业产品的“使用价值”被“交换价值”所取代一样，文化的精神价值也同样被市场价值、消费价值所取代。文化产品被纳入资本主义的总交换之中，精神价值的神圣光环被剥掉了。文化工业按照资本主义合法化统治的需要来进行生产，并按照其对人性需要的精确计算来安排文化产品的具体格调和调制方法，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就进入了对资本主义合理化统治的协调性的适应之中。

因此，二十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表面上走向肯定，繁荣和进步的背后，隐藏着走向否定的事实：公平交易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自由经济变成了垄断控制；生产劳动巩固了束缚生产的种种关系，而社会生活的维持则变成了人自身精神生活的全面贫困，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对社会和人的生活进行所谓理性的安排的结果，却是生活的全部非理性状态。而这中间最大的否定就是人自身走向了自身的否定，即人走向了人的否定方面，这就是人的异化。人的普遍异化和压抑状态，使人本身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人有了物质上的满足，却越来越丧失了自身的精神和自然的家园。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市场的建立，使人类社会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但人则处于一种完全不幸的生活之中，从而丧失了真正的属人的东西。

与这种社会和人自身走向自身的否定方面相对应，整个西方哲学文化也走上了否定的道路，这种否定的特征正是本世纪西方哲学的总体特征。尼采对这种否定时期的到来，第一个作了全面的揭示，并且为这否定而欢欣雀跃。他说：“我们目前正达到相反的地步，我们真的期望达到这一步，即极端的意识，以及透视自我和历史的能力。”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哲学的这种否定性特征与

社会和人之走向其否定方面有着非常复杂的辩证关系。这种复杂的辩证关系主要体现在，哲学之走向否定，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的既定现实的反叛，是对人的普遍压抑和异化的反叛，同时，另一方面，在这种否定的反叛中又全面包含、体现了社会和人走向否定方面的全部本质。也就是说，哲学之走向否定，既是资本主义社会和人走向否定的产物，同时又包含了对这种社会和人之走向自身否定方面的反叛的意味和姿态。

哲学之走向否定方面是以反理性和非理性主义为其特征的。在西方的思想家看来，只有非理性的人才能反叛资本主义的既成现实，才能捣毁工具理性对人的统治。于是把非理性的东西看作是人的唯一拥有的东西，是唯一能够超越工具理性的人的内在的力量。这也显示了近代以来的理性由于与工具理性的合谋而在二十世纪逐渐丧失了威信。这正是尼采、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的非理性主义的特点，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所走的道路，也是整个现代主义美学和后现代主义美学和艺术所走的道路。哲学之走向否定方面，即走向非理性化，深刻地蕴含着人的非理性化和世界的非理性化。人的非理性化实质上就是人本身走向了其自身的否定方面。

但是，这种走向否定的非理性哲学以及其中所包蕴的人之走向否定在现代主义时期和后现代主义时期有着明显的变化。F·杰姆逊认为，现代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对应，而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对应。他认为这两个时期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对世界的体验和自我体验，从垄断资本主义到晚期资本主义的变化，标志着不同的心理结构，标志着人的性质的一次改变。我们认为，现代主义时期的非理性哲学张扬的是非理性主体的中心地位，并且赋予非理性主体某些在它看来是可靠的主体性内蕴，即非理性意志力和流涌着的生命力或者以性欲为核心的潜意识。在这种主体的主体性中，理性已经完全被否定了。在这种对非理性主体的高

扬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它对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的不信任和反叛，但是在这种对非理性主体的高扬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极度膨胀的意志力的折射。同时它又是对笛卡尔以来哲学思想中对“我思”主体的过份倚重的极端发展。而任何极端化都会走向否定，因此，非理性主体的过份高扬恰恰包含着对理性主体的否定。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哲学走向否定和人自身走向其否定方面的内在秘密。正是非理性主体既构成对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反叛的姿态，又隐藏着垄断资本主义强大的、膨胀了的自我身影的这种双重性，使得在二战中有惨痛经验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尔诺既反对启蒙的理性，又反对非理性主体的中心地位。这便产生了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化。

后现代主义时期的哲学否定了非理性主体的主体，而只留下了非理性。就其否定主体本身而言，更可以看出它的否定性质，以及人自身之走向自身的否定。后现代主义不仅宣布主体已经死亡，作者已经死亡，而且人也已经死亡，只留下了“去中心”、主体丧失、历史意识消失、进行无限的消解和解构。在后现代主义的这种非理性思潮中，也同样具有双重的性格，即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思潮，既是采取了用非理性来反对社会的非理性和人的异化的反叛姿态，也是社会和人走向自身否定的揭示和反映。后工业社会中对阶级差别的取消，以及被置于一种高科技合理化统治中的人，都不可能产生任何超越性的思路，也就是说人处于一种消除深度的平面社会中。人看到的只是自身的卑琐和微不足道。与此同时，人与自然的割裂，以及高科技的生产，使人处于人工产品和符号的包围之中，从而失去了其与意义本源的关系。这样，人处于一种对既定的现实进行超越的绝望中，人丧失了关于自身是主体的任何感觉。因而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思潮不可能诉诸任何主体的东西，只有诸诉非理性本身，并且用这非理性来捣毁主体。这是人走向自身否定的更为极端化的发展。

无论是高扬非理性的主体，还是固守否定主体的非理性，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总体特征是走向否定。在这种否定的总趋势中，否定所依赖的东西从根本上缺乏一种肯定性的和建设性的承诺。而这种缺乏肯定性和建设性承诺的否定，只能加深处于普遍异化中的人自身的危机，并对人克服社会异化和恢复人的主体地位感到绝望。这就是十九世纪末叶之后整个二十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和哲学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只能走向否定，而缺乏肯定性维度和选择。走向否定本来是为了解除危机，结果，否定最终只能是对拯救的绝望和没有出路的感觉。

在这种社会、人和哲学总体走向否定的过程中，美学也必然地走向了否定的方面，即美的否定，在美走向否定的过程中，丑和荒诞作为审美成为可能。

## 二、丑和荒诞作为审美之如何可能

丑和荒诞在以前都是作为否定性的东西出现的。而在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和艺术中，这种否定性的东西恰恰被作为独立的审美范畴而被肯定了下来。这是社会、人和哲学走向否定的情况下，美也走向否定的必然结果。

### 1. 丑的产生和对近代崇高的突破

我们知道，西方美学的古代时期的主要观念是和谐，即人与自然，人与客体的和谐关系，因此，美就是和谐。到了近代，人与客体的关系对立起来了。笛卡尔和康德把哲学由以前的本体论转向了认识论，笛卡尔的思维主体即“我思”主体开始成为中心。但是客观世界因此而与这种作为中心的主体对立着。由于这种分裂对立的情况，使得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末叶以前，美在总体上是崇高。关于崇高，康德作了经典性的表述。但是，正是在这种崇高中，丑的因素已经萌芽，并敲击着美学的大门。到波德莱尔崇高中，丑的因素已经萌芽，并敲击着美学的大门。到波德莱尔

对恶之花的夜莺般的歌唱，丑在审美中从原来的作为美的附属和陪衬地位，一跃而成为美学王国中难以驯服的、力量强大的怪物，就连对力量和敌对因素能进行“主观合目的性”的转化的崇高也对丑感到束手无策。面对审美王国中丑的因素的逐渐强大，1853年德国美学家罗森克兰茨发表了《丑的美学》，对丑进行了正面的讨论。他把丑看作为美的否定，必须是崇高的积极的倒错，倒错为粗恶的和平凡的东西；必须是悦人的东西的倒错，倒错为令人嫌厌的；或者必须是单纯的美的积极的倒错，倒错为畸形。他认为，虽然有缺点的形式和自然真实或历史真实的缺乏，即“无形式”和“不正确”，是丑显现的两个较低的级别，然而只有当我们在一个能够保持自由的存在物中找到非自由的属性的时候，才能达到真正的丑或者说实在的丑，而且这种非自由的属性，还是在本来应该由美占据的地方积极地显现出来的。最有意义的是，罗森克兰茨拒绝了把丑仅仅看作是美的衬托物接受下来的古典主义原则，从而认为，丑是作为美的否定而存在的。他认为，丑所寻求的“令人厌恶”的快感是病态时代的表征。他认为丑的形式特点是：不定形、不合规则、分裂、不自然，消极的美、不统一、不完善、不确定性、不对称、畸形、混乱、艺术中的模糊不清和变化不定，即缺乏确定性、区别性和条理，还有粗野、过度、不合比例等。如果按罗森克兰茨的理论，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和艺术只能是丑，而不会是别的什么。

到十九世纪末叶，叔本华和尼采的美学思想都包含着极浓的丑的因素。要理解这两个人美学思想中的丑，我们必须返回到康德，从叔本华和尼采美学在何种程度上突破了康德的崇高来把握这种丑。在康德的美学思想中，出现了两种审美形态，一种是美（自由美），一种是崇高（依附美）。如果美是古典的和谐形态的话，那么崇高则是出现了矛盾、分歧和不和谐的近代形态。在康德的崇高中，我们发现，矛盾、分歧和不和谐恰恰具有丑的性质。康